



诗二首

◎杨祖臣

雨天

雨天
怎由得你 不曾
思念
那逝去的风
离去的人
旧时的月
淡然的酒

你说
檐角的雨是
滑落的泪
可否
那 落雨成花
是谁
破碎的心

知道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还是不是
天边的那片流云
我也不知道,你还是不是
头顶的那颗星晨

我只知道
你是我心里的那座山峰
我会永远向往山顶的葱茏
不怕陡峭险峻不怕山路遥远
我还知道
你是我心里的那棵大树
在我疲惫的时候
努力寻找那片绿荫
不怕沟沟坎坎
不怕 层层山川
.....

作者单位:济阳街道中心小学

癸卯秋日诗语二十首

◎艾明义

题鹤绒藤

此藤曰鹤绒,乡野最普通。
叶片如纸薄,小花亦含情。
美果似水果,食之生津浓。
绿植护地坡,生命特旺盛。

咏罗布麻

罗布泊罗布麻,戈壁滩上求生涯。
热浪少雨温差大,我自朝天开红花。

观白云似白马有感

白云似白马,唐僧骑着它。
西天去取经,跟着徒弟们。
老孙悟空,数他本领大。
一路降妖魔,最终靠菩萨。
老二猪八戒,整天笑哈哈。
老三沙和尚,悟净并不傻。
白龙化白马,脚力真不差。
唐僧肉好吃,可惜是仙家。

初秋见紫薇

初秋暑气渐离离,袅袅白云向天空。
一抹粉艳百日红,欣见紫薇笑秋风。

遇见野灵芝

雨雾罩病树,生出野菌菇。
模样像灵芝,是否可靠谱?

苜蓿拉拉秧

拉拉秧子真拉人,耕田走路要小心。
一旦拉上血淋淋,你说恼人不恼人。

咏蓝色牵牛花

蓝色妖姬牵牛花,牵牛谢恩至花下。
花开深秋青春意,柔蔓牵绕缠篱架。

枣儿黄

中元节回老家给父母上坟,看到大哥院
子里的枣树今年结果特别多,硕果累累,枣
儿虽然未红,却也很脆甜,睹物思人,父母在
世时很喜欢吃大红枣,于是从树上摘取一
捧,下午上坟时奉于父母坟前,愿天堂的亲
人再尝枣儿的甘甜。

七月十五枣儿黄,睹物思亲想爹娘。
阴阳两隔儿心伤,一捧鲜枣祭天堂。

咏夜来香

月见夜来香,南风送清凉。
它花皆入梦,此花独吐芳。
夜莺放声唱,佳人起思量。
青春多叛逆,不负此时光。

芦花红

水岸起秋风,爽爽芦花红。
鱼鸥歌水调,向晚呼钓翁。

秋日观云

风云际会常变幻,天上何期在人间。
凤凰涅槃向云端,浴火重生不假年。

秋观狗尾草

露白秋阳照,风摇狗尾草。
本色举高高,无芳亦妖娆。

秋观花椒红

山谷起秋风,又见花椒红。
厨师佐料烹,医者亦常用。
椒藜之籽实,繁衍多盈升。
椒香涂房壁,专属于后宫。

秋日咏南瓜

自南而来谓南瓜,本与葫芦是一家。
攀蔓爬地开黄花,营养丰富称神瓜。

癸卯仲秋观合欢花开

红花似伞开,娇艳浮翠绿。
年年盼合欢,岁岁祈意如。

癸卯仲秋观鸭跖草

叶如鸭脚掌,匍匐喜温凉。
花似翠蝴蝶,莹莹发蓝光。
花期在秋月,怜香惹人赏。
小草虽普通,前途多希望。

癸卯仲秋观棠树花开

天高无云气清朗,秋风微凉精神爽。
平川万里抬眼望,满目棠树花金黄。

癸卯仲秋观扁豆花

紫色藤蔓绕架篱,粉色小花惹人喜。
本是寻常一菜蔬,观赏品食两相宜。

癸卯仲秋参访台儿庄

千年古城墙,原本台儿庄。
运河繁华地,南北通京杭。
八十五年前,日寇如虎狼。
华夏好儿郎,奋起来反抗。
民族图危亡,热血威名扬。
今吊古战场,居安思国防。

癸卯仲秋游滕州微山湖

滕州本小国,微山起湖泊。
梦里曾此游,今日船上乐。
渔娘采红菱,芦荡摇绿波。
鸥鹭常忘机,湖山来应和。

作者系区直机关工委退休干部

18. 济阳人把用手掴脸叫“hu”(一声),写法是提手旁加一个忽然的忽字。如“你再骂我,信不信我hu你”,就是掴的意思。有目的地寻找并设法取得叫“搯摸”,如“俺屋后的枣树上有根弯弯枝子,也不知道啥时候叫谁搯摸去了,准时做牛梭头了”。牛梭头是放在耕牛项上用于拉套的弯木。狐狸叫“貔子”。小孩子不听话,特别好动手动脚叫“suo”(二声),写法是虎字旁加一索字。如“小小子就是suo”。鼻子发炎不通气“龋”。人出汗把衣服或被褥弄湿叫“渴”。树木高大遮挡阳光,影响旁边的庄稼生长叫“幪”(hu一声)。柴火不干,燃烧不充分光冒烟叫“ou三声”,写法是火字旁加一区字,如“你看你几个烟鬼,ou得这屋里这么大烟味”。农村生活中约定俗成的规矩叫“揆程”。人双脚摩擦地面由上往下缓缓下滑叫“跽溜”。小睡一会叫打个“眯啦”。陶瓷或玻璃等器物上的裂纹叫“墨”,如“打破砂锅墨到底”。脚扭伤叫“崴”。济阳人把洗衣裳叫做“chou二声”衣裳,这个“chou”字到底怎么写,我至今拿不准,有的资料上说是“酬”,理由是衣服为我们御寒保暖、遮羞蔽体,脏了用水洗涤干净以表“酬谢”,但总感到有些不妥。

19. 济阳有个方言词叫“日鬼”,如“你胡日鬼啥?电视机没大毛病,你日鬼半天越不行了”。这个词说起来土,写出来也不雅。实际上写作“日鬼”是错误的,应写作“薯龟”,是“薯龟”在方言流传过程中生活化、庸俗化了。薯指薯草,是一种多年生直立菊科草本植物,古人取其细长茎秆几经排列,可得到卦象用于占卜凶吉。龟指龟甲,占卜时用火烤之,观其裂纹走向,预知未来。薯龟的本意是推测、揣摩、研究、探索、琢磨,但用薯龟的方法来招摇撞骗、巧取豪夺就叫“胡薯龟”,就是胡捣鼓的意思。如“那个熊孩子不务正业,成天价胡薯龟,薯龟半天一分钱没挣到,到现在连个媳妇也没找上来”。

说起这个“薯”字,与我们济阳还有一定联系呢。我区著名学者曹磊老师曾通过大量的史料研究考证,《辞海》中关于济阳县的释义“秦置薯县,金改济阳县”中的“薯”,应该是“薯”,是薯县而不是著县。之所以一直写作“薯”县,应该是两个字字形相似,以讹传讹了,也许是后来刻板印刷之误。由此推测济阳很早很早之前应是盛产薯草之地,之后经历了多次黄河决口淤积,这种草已经很难见到了。济阳地域人杰地灵,很早就有从事薯龟占卜这种当时“高端科学技术”的尖端人才,如曲堤姜集有一个卜家村,卜氏村民其祖先应该就从事占卜行业的,后人以其职业为姓。前几年该村挖掘出土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卜氏祖先卜商的名字。卜商,字子夏,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名列“孔门七十二贤”和“孔门十哲”之一,世人尊称“卜子”。姜集是姜氏聚集之地,姜氏村民相传都是姜尚姜子牙后裔。这是题外之话。

以上列举的济阳方言也有的见于周边区县或周边省份,可见人口的迁徙、民族的融合、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语言的发展,有的语音发生了变化,有的文字被假借替代,有的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具体深究起来,都有其历史渊源,真是一个汉字就是一部几千年文明史。因本人水平有限,以上举例定有许多不妥甚至谬误之处,意在抛砖引玉,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山东方言是汉语的分支,各方言之间语音、语法、词汇各方面均有差异,济阳方言作为受冀鲁官话、中原官话影响较深的一个支调,其中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去研究学习和发现,这对于研究家乡的语言、文化、习俗和历史发展变迁大有益处。

作者单位:姜集小学

秋天畅想

◎刘锡生

大美中国,壮美秋天
广袤的田野上
丰收在望
农民在这里耕耘
为她打扮为她梳妆
村美民富产业旺
是农民,用勤劳创造幸福
用智慧增添无穷的力量
万众一心,群情舒畅
拥戴党,感恩党
生活在新时代
倍加骄傲和自豪
咏颂幸福获得感
和谐的音律
美丽的心情
多么的悠扬

秋天啊,多么美好的季节
人们畅想未来
迎着冉冉朝阳
鹏举凤场,众行致远
怀揣梦想从这里起航
把新希望书写在大地上

作者单位:区住建中心

这时他才仔细环顾房间的布局,一切都如想象中的清新、洁净。最惹眼的是客厅旁的书房,两个墙面都被深褐色的书架占据着。藏书大部分是他熟悉的文学艺术类,也有一些他不曾涉猎的理工类。他用手指轻轻划过书脊,红的、白的、蓝的、青的、黑的,像是五彩的音符在他指尖跳动。眼前这场景仍在他梦中出现过,属于他的文雅气氛、属于他的精致女人。

他仔细看着每一本书,当看到林徽因的传记挨着冰心的诗集,余杰的小说挨着余秋雨的散文,忍不住笑了:“您这是替文坛的冤家做和解呐。”
“这些才子才女们都是性情中人。有棱有角的性情中人,在文学中多半是美的形象,可在生活中,他们相互讥讽诋毁,跟美完全不搭界。把他们的作品挨在一起,祝愿他们来世能成为好朋友。”
“我相信他们都不是心胸狭小之人,产生过节定是源于误解。因为他们的作品真心不赖,里面所追寻的都是人间的大爱。”他抽出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熟练地翻到一篇,用浑厚的嗓音平缓地朗读起来。“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朗读声中,她半躺在藤椅上,托着腮认真听着。他受到鼓舞,声音更富有了激情,文章的节奏感如同和着吉乐的节拍流淌而出。“阳关的风雪,竟愈见凄迷。”他读到此处,轻轻地把书合上,对她说:“这是我最喜欢的段落。”
她翻开余杰的《香草山》说:“我喜欢这里面宁



追寻(十五)

◎李庆田

萱和廷生的独白,尤其是这段,‘世事喧嚣,人生寂寞。我一直以为,支撑我生活的动力,便是罗素所称的三种单纯然而又极其强烈的激情: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她的嗓音已不比平日清脆,诵读这样有思想的文字却显得更为动情。
她把书中宁萱的第一封来信读完,意犹未尽,又读了林徽因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不知是否有意取悦于她,他随即背诵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若欲与心中仰慕的作家相知,无须亲自会面拜访,只需投入地朗诵作者的文字,便能穿越时空,与之神交了。若欲与意中人心意相通,也无须非要情深款款地比翼双飞,只需在一起朗读聆听、聆听朗读,便能灵犀相助搬得敞开心扉了。
“她的爱情始于诗朗诵”,看着她拿着书卷欢愉的神情,他心念一动,“假若相逢得时,我也自信能追求到她”。他感觉这间原本没有生命的书房里,飘来了罂粟花的气息。他以为是两人的朗读

声创造了这样的气氛,殊不知孕育这一切的是隐藏在他人内心最深处欲望。
他把目光注视在书架右上角的一本《芥子园画谱》上。书是横放着的,从书页的装帧来看是个较老的版本,上面摆着一个装满信封的塑料盒。盒盖沾满了灰尘,与周边环境极不相称。他拿起抹布,想把灰尘擦掉。她的眼皮跳了下,赶忙说:“那是段封尘的记忆,让它那样吧,不必清扫。”
她显然不愿回忆那段往事,两人的话题又重新回到书里面。
“您气色看起来还不错。”墙上的老式挂钟敲响了下下后,他看着自己的脚尖说。“我请你吃披萨吧,就去楼下的必胜客。”她摇摇头:“今天不去了。我现在虽好了些,毕竟还是恢复阶段,肩背还是不太舒服。”
“那我帮你揉揉肩吧。”这念头在他脑中盘旋,几次涌到了嘴边,又被他硬生生地咽了回去。他想了想说:“那总是要吃饭的啊。以前我感冒发

烧,妈妈就给我煮鸡蛋吃,倒上香油和醋,热腾腾地吃上一碗,喝些水,再好好睡一觉,保证能好大半。”
“给你做一碗,看看我的手艺。”或许是怕她再拒绝,不等她说完,他便抢着走进厨房,找出碗筷,磕开三个鸡蛋。潜意识里,他已把自己当成了体贴关心妻子病情的丈夫。
“放点萝卜丁会更有营养。”他看着菜笼里的胡萝卜提意见。
“那我来切。”她洗净胡萝卜,拿刀在案板上切丁。
他有些朦胧了,眼前这玲珑的可人不仅属于形而上的诗酒花,当置身于世俗的酱醋茶时,竟竟有一番说不出的风韵,其曼妙之处简直像伊甸园里那条魅惑人心的蛇。他终于忍不住,一只手似有意似无意地抚摸了她的腰,并顺势滑落。柔软、温暖、丰腴,虽隔着衣服,他手掌的感触远比这些词汇形容的还要丰富。事后他常想,假若人生的某一刻能用“永恒”来定义,对他来说,一定是此时。不过幸好,这极度危险的行为到此戛然而止了。那只充满爱意且颤抖的手掌没有黏在那里,稍停之后便移开了,因为从她回首的目光里并没有他期待的热情,而是微微透露的惊疑。
房间里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气氛,它像窗外升起的黑暗不动声色地弥散开来。他继续搅拌鸡蛋,似乎刚才那个动作根本没发生,内心却像碗里的鸡蛋一样不成形状。嘿,你想干嘛?难不成,你

要横下心来欺负她么?你满口宣称“爱护美好”,却要用下流的肢体来伤害她? 或者还有百万分之一概率的可能,她接受了你的冲动。然后,你们两个就在此地忘乎所以地偷情? 即便真的发生了,诚然能满足你肮脏的欲望,但这恶心的事儿真是你想要的吗? 最重要的是,以后你如何面对她? 你该如何对这段原本“美好的情感”进行收场? 或者,你干脆向她坦诚表白:“姐,我很喜欢你。”你的语言可以很真诚很有感染力,但以她的聪慧,十有八九会这么说:“你呀,只比我小三岁,可是,真像个孩子。”然后呢,你耳红面赤,羞赧万分地离开。仍然不比她当场翻脸更好些。
这些想法只在电光火石的瞬间。他开口打破了沉闷:“姐,你穿的衣服,哟,简直,太好看了。”
“是么? 都,都买好长时间了呢。”她匆匆一笑:“萝卜丁差不多了,我去给你倒一杯水。”说着转身走出厨房。
他长吁了口气,抽了张纸巾抹抹额角渗出的汗珠。看着煤气灶来回摆动的火苗,他想:还好,悬崖勒马,理性战胜了冲动,总算没毁灭自己。可是你不向她表白,就一定是你的心声吗? 生存还是毁灭? 连哈姆雷特都在不确定中彷徨。心中有爱,就大声说出来。告诉她你对她是多么仰慕和爱情,告诉她你对她早已开启了一场柏拉图式的爱情,或许是无碍的。爱,从来就不会害人,毁灭人的只能是欲望。
(待续)